

孙家正为我的书写序

汪东林

本文作者曾担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于2004年从全国政协机关退休。2008年,孙家正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时间上来讲,二人并无交集,孙家正却为本文作者写的《为了忘却的岁月》一书作了序言,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结缘于赵朴初的墨宝

对孙家正同志,我原本是只闻大名,并不相识。何以他为我于2013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为了忘却的岁月》一书写序呢?我只能用一个老词来回答:因缘际会。从1980年至2022年40余年间,我共出版人物传记书籍10余本。其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名人传记集粹》由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签,21世纪以来的《远去的背影》《江山儒商王寿昌》《为了忘却的岁月》等则由好友沈鹏题签。赵朴老德高望重,却是我忘年之交(赵朴初语)。沈鹏是与我同在新闻出版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彼此交往甚密。但为拙作写序的,却只有孙起孟同志。

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我的间接领导,至80年代又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因而199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写的《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书时,孙起孟欣然为其作序,为此书增光添彩。2004年我退休后,凡在北京期间,仍每周去全国政协机关一两次,主要是去图书馆和阅览室查看资料。2011年初夏的一天,我正穿过机关多功能厅,迎面走来的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卢昌华(曾任人民政协报社社长)把我叫住,让我到他办公室聊聊,我答要去图书馆,并说有何见教就在边上坐坐。

我们在多功能厅长长沙发上坐下。卢昌华笑嘻嘻地对我说:“第一,你赠我的大作《江山儒商王寿昌》,先看了你写的序言,好书,谢谢啦!第二,跟你说一件与你相关的因缘巧合的事。”卢昌华说,他前不久陪同孙家正副主席出国访问,中国驻该国大使馆向孙副主席索墨宝,他挥毫泼墨,落笔题目就是《题赠汪东林君》。“我一愣但没有吭声,他写完后我对他说,这汪东林君准是在政协机关工作几十年的一位老同志,同赵朴初关系密切。”孙家正说:“是嘛,我只是喜欢赵朴老

的诗和字,有不少短诗我能背。这首诗就是选自《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鼓励人上进的。从立意可看出,这位老同志与赵朴老关系不浅。”

《题赠汪东林君》的由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听后即对卢昌华说,“你可能还不知道,赵朴老这首诗有两个版本,书写时间前后相差16年。”

第一张条幅写于1983年初《人民政协报》创刊前夕,我去赵朴初家组稿,请他为即将创刊的政协机关报写诗,他马上应承了。此时,赵朴初与我这个工作人员已相识相知20年,我因此向他吐露:机关直接领导已决定我正式调任报社工作,我也同意了,但老想自己40多岁半路出家,心里仍犹豫不决,却对谁也没有说。

我将心事对赵朴初表明后,他立即严肃地对我讲,这个想法不对。“人民政协报是政协的机关报,报社并没有离开政协,是政协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在政协机关工作20年的经验能派上用场。再说你有文字能力,能胜任记者、编辑工作,如果自身奋发努力,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赵朴初一席话打动了,于是我表示一定会照他的教诲去做。

正要告辞,赵朴初起身对我说:“今天的谈话很重要,我要赠你几个字。”即铺开宣纸,疾书:壹志金可铸,多道不穷。艰难成学业,终达妙高峰。写毕对我说:“这张条幅赠给你,存念今天的谈话。”

这是第一个版本。

1998年,我调动至由赵朴初任主任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任巡视员兼副主任,分管宗教工作。但此时的赵朴初已年高病重,以医院为家,边治病边工作。彼时,赵朴初在夫人的协助下,开始编选《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这本厚厚的、画册般的书。没想到,他们夫妇俩都想到16年前赠我的诗,认为在鼓励年轻一辈上进的诗中比较典型,让我带原作到院去给他们看看,我立即照办。

赵朴初认可后,他的夫人陈邦织说,这张条幅太小,她抄下来待朴老病情好些再另写一张大一点的。这才有了收录进《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的第二个版本。因为原诗没有题目,另题《题赠汪东林君》,排在全书手迹的第10首。

卢昌华饶有兴趣地听完我的简述,他即建议:孙家正副主席长期担任文化界的领导,自己也是知名文化人,你的新作《江山儒商王寿昌》可主动赠送孙副主席一本,同他联络联络。我接受了卢昌华副秘书长长的建议。

为《为了忘却的岁月》作序

卢昌华同我交谈后的次日,我题签好2011年3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江山儒商王寿昌》,经考虑后又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到邮局挂号寄出。

我的信内容要点是:第一,简述此书的编写背景和过程,讲到此书反响不小,多位领导人亲笔复信,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肯定;第二,报告我正在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的《纵横》杂志连载几十篇短篇人物传记,告知大体内容,并准备结束出版;第三,大胆提出如认可这本书的内容,十分希望孙副主席在百忙中写序。

没有想到,也就十天八天的工夫,孙副主席就亲笔给我复信,对我的作品予以肯定,并美言有加,但并没有直接答复是否写序。我当然不好意思再催问他。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他秘书的电话,告诉我最近孙副主席一直比较忙,好多事情已作安排,一件一件做。“请您他写序,他同意了。”《纵横》杂志我们这里也有,您的文章他大部分看过,还接着看。孙副主席让您把已拟定的书名,并写个关于这本书的背景材料一块寄来。”

我十分高兴,立马写好邮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孙家正让秘书把他亲笔修改的《序》寄来,让我过目。对我这样一个全国政协退休老同志的书,想得如此认真而周全,让我感动!这本《为了忘却的岁月》于2013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岁月悠悠,孙家正副主席为我的书写序,一转眼十余年时间已逝。现在回想,自1962年至2004年的42年间,我作为全国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曾在好几个工作岗位工作过。自视天资平平,仅在勤奋和有心两方面努力而为之。如果没有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这个大平台,如果没有孙起孟、赵朴初及后来的陈锦华、孙家正等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许多事情我个人是难以完成的。

(本文为作者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冷遹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民盟、民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1945年7月,冷遹与黄炎培、褚辅成等6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

而鲜为人知的,冷遹还当过证婚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45年10月1日(农历八月二十六)下午5时,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了一场婚礼,顾心毅(江苏川沙人)与郑蕊华(浙江嘉兴人)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冷遹年逾六旬,婚姻专一、儿女双全、资深望重,江浙联谊,他被邀任证婚人。在热闹的婚礼上,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的冷遹先生抑扬顿挫、大声颂曰:“天生佳偶,伉俪成双,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出现在眼前。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日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取这对联开头4字,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此山名叫云石山,此寺建于1857年,约300平方米。

1934年7月,中央机关迁往云石山附近,毛泽东和张闻天住进了云山古寺。

叶永烈步入寺中,见左厢房为毛泽东旧居,右厢房为和尚们的住处,中堂为当年的会议室,侧屋为张闻天住处。中堂有一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下有青石圆凳。

叶永烈在散文结束时感叹道:“小小云石山,如今名闻遐迩……”

叶永烈的这篇文章《访红都瑞金》入选了多个文学选本,其中有一个选本的简介中注明道:“作者于2001年12月26日随同全国新闻界文艺界红土地采风团访问瑞金。”笔者认为,这一注明有误,因为他在文中写道:“我在瑞金宾馆时,赣州地委的同志们正住在楼上,忙着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大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成立,60周年大庆就是1991年,也就是叶永烈为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行的时间。

叶永烈在散文结束时感叹道:“小小云石山,如今名闻遐迩……”

瞿秋白创作接地气

周二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瞿秋白义愤填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一次,他去逛上海城隍庙,看到卖梨膏糖的民间艺人在唱“小热昏”:“东洋大炮轰沈阳,香蕉糖来梨膏糖。”瞿秋白被吸引住了,仔细地听着民间艺人的哼唱,深受启发。

什么叫“小热昏”?小热昏,又名“小锣鼓”,俗称“卖梨膏糖的”,是广泛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谐谑曲艺形式。小热昏以说、唱结合,形式自由、简洁。说唱内容以时事新闻和故事笑话为主,唱词通俗、诙谐,不时加以插科打诨,表演风趣、幽默,深受民众喜爱。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小热昏在常州这一带很流行。

回来的路上,瞿秋白还不断地哼着“东洋大炮轰沈阳,香蕉糖来梨膏糖”的唱词。他联想到当前国破家亡的现实,回来后他奋笔疾书,写成说唱作品《东洋人出兵》(乱来腔),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鼓励民众

老舍与齐白石的“合作”

王剑

1951年初,老舍特意选了苏曼殊的4句诗“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几树寒梅映雪红”,向齐白石求画,形同考试。齐白石拿到“考卷”后,非常认真,每幅画都用炭笔打了稿。只是在画芭蕉叶时,他停下了笔,认真地看,自己记不得芭蕉叶是向左卷还是向右卷,只好画成直叶芭蕉了。画作完成后,合在一起,恰是春、夏、秋、冬四景。老舍请人精心装裱,赶在春节之前挂上客厅的西墙。前来拜年的友人被这一墙新画所打动,连呼“好画!好画!”

1951年秋,老舍再次以四句诗求画。不过,这次近乎“出难题”,因为老舍的求画信中有查初白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和赵秋谷的诗句“凄迷灯火更宜秋”,并用红笔作了注。在“蛙声十里出山泉”的后面,老舍写道:“蝌蚪四五,水中游弋,无蛙而蛙声可想矣”;在“凄迷灯火更宜秋”之下,老舍写道:“一灯斜

冷适当证婚人

王荣 王抒滢

冷适当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民盟、民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1945年7月,冷适当与黄炎培、褚辅成等6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

而鲜为人知的,冷适当还当过证婚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45年10月1日(农历八月二十六)下午5时,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了一场婚礼,顾心毅(江苏川沙人)与郑蕊华(浙江嘉兴人)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冷适当年逾六旬,婚姻专一、儿女双全、资深望重,江浙联谊,他被邀任证婚人。在热闹的婚礼上,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的冷适当先生抑扬顿挫、大声颂曰:“天生佳偶,伉俪成双,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出现在眼前。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日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取这对联开头4字,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此山名叫云石山,此寺建于1857年,约300平方米。

1934年7月,中央机关迁往云石山附近,毛泽东和张闻天住进了云山古寺。

叶永烈步入寺中,见左厢房为毛泽东旧居,右厢房为和尚们的住处,中堂为当年的会议室,侧屋为张闻天住处。中堂有一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下有青石圆凳。

叶永烈在散文结束时感叹道:“小小云石山,如今名闻遐迩……”

叶永烈在散文结束时感叹道:“小小云石山,如今名闻遐迩……”

同仇敌忾、抵御外侮。

《东洋人出兵》全文共15小节、168行,内容通俗,朗朗上口。比如第14节写道:“蒋介石是个牛皮精,他说三年废约一定废得成,还说废不成尽管要他的命,现在三年过了是个什么情形,原来废约废到了选掉东三省,咱们就要起来要他的命,还有什么何应钦、王正廷、汪精卫、胡汉民,一股脑儿请他们滚。”骂得酣畅淋漓。

瞿秋白还在唱词前附上一段说明,将创作宗旨和目的写得一清二楚:“在下编了一首歌,叫作《东洋人出兵》,说说这里面的道理。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大家随口可以唱,所以叫作乱来腔。谁要唱曲子唱得好,请他编上谱子好了,欢迎大家翻印。欢迎大家来唱,欢迎大家来念。一人传百,百人传千。提醒大家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

瞿秋白的确是一位善于从民间曲艺中汲取营养从而激发创作灵感的革命文学家。

吹,上赋一黄叶,有秋意也。”而且,老舍把这几句诗的基调定为“冷隽”。齐白石看到“考卷”,苦苦思索了3天,最终完成了画作。

在《凄迷灯火更宜秋》画中,齐白石用两笔直线画了窗的一角,里面有一盏小油灯,火苗是红的,被风吹得稍歪,由窗外飘来一片橘黄色枫叶,慢慢地落到灯火的上。而在《蛙声十里出山泉》中,齐白石用重墨在纸的两侧画了一个山洞,中间有一条急湍的溪水在山河流淌。6只形态可掬的蝌蚪在远山的映衬下,从山洞乱石泻出的一道急流中,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

老舍看到画作后,特地到东安市场萃华楼设宴,请齐白石吃饭。席间,齐白石详谈了画的构思,大家对这4幅画赞不绝口。其中《蛙声十里出山泉》影响最大,后来还被印成邮票,发行全国。

两位名家,一个出题、一个作画,开创了由两位文艺大师共同合作完成艺术杰作的先河,被文艺界传为美谈。

宋文治痴迷古陶器

周星

现代画家宋文治自称有三大“癖好”,分别是戏曲、美食和收藏。特别是他喜欢收藏书画和古陶器,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宋文治家中有一间专门的房间是他的书斋、画室兼卧室。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他的图书和画册,博古架上和古玩橱里摆满了明清时期的陶瓷与工艺品,甚至在他的床底下也塞满了古陶器。

有时候,宋文治还让儿子周末早出晚归,到乡村走街串巷收集古陶器。儿子晚上回到家中,将一件件精美的古陶器放在桌子上,父子俩一边品茶,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眼前的古陶器。有时他甚至拿自己的精品画作去置换古陶器,其痴迷收藏古陶器可见一斑。

有一年冬天,宋文治专门到常州散心,住在宾馆里百无聊赖,就询问友人常州是否有古陶器。友人听后,二话不说,立刻从一个古玩市场买了几件给宋文治助兴。然而,宋文治似乎意犹未尽,继续向友人打听能否找一只黑陶给他把玩一番。友人遵照其嘱咐,骑上自行车,从常州西门骑到南门,再由常州北门骑到东门外的横山桥镇,终于在一玩家手中买到了一只金元时期的笔洗。宋文治拿到后大喜过望、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玩了好多天。没过多久,宋文治带着他珍爱的古陶器藏品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后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政府修建了“宋文治艺术馆”。开馆后,宋文治将他珍藏的80多件古陶器和他收藏的书画,无偿捐赠给了这座家乡艺术馆。

宋文治痴迷古陶器,其痴迷收藏古陶器可见一斑。

宋文治痴迷古陶器,其痴迷收藏古陶器可见一斑。

叶永烈访瑞金

钟同福

作家叶永烈曾说,他的作品是“跑”出来的。为创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91年的夏日叶永烈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的,为的是进行充分采访。

他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的文史专家马骏给了他很多指点。接着,在瑞金采访时,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又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除了完成这部巨著外,叶永烈还写了一篇散文纪念他的瑞金之行。他在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在上海,不知去过多少回瑞金一路、瑞金二路,我却未曾有缘一睹中国革命的圣地瑞金。最近,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钦慕已久的‘红都’。”

那天黎明时分,叶永烈从井冈山山东行,乘长途汽车到达瑞金时,已经暮霭浓重。车入县城,他见到许多商店以“红都”命名。

叶永烈在时任瑞金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钟书棋陪同下前往各处参观革命旧址时,深深地被瑞金博大的内涵所感动。钟书棋是位“瑞金通”,他如数家珍般向叶永烈介绍这片红色的热土。

瑞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古代建县时掘地得金,遂称“瑞金”。然而,瑞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人称“瑞京”,“红都”“赤都”之誉也由此而来。

钟书棋带领叶永烈来到郊区叶坪,步入一座建于明朝的谢姓宗祠,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此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便始于此。大会之后,这个祠堂成

了临时中央政府办公所在地。叶永烈见到祠堂里15间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每间不足10平方米,内放一桌几条板凳。每间小屋便是人民委员会一个部的办公场所。这里,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1933年4月,中央机关秘密转移到瑞金西侧的沙洲坝。在沙洲坝毛泽东旧居旁,叶永烈见到一口不平常的水井。当年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亲自踏勘并带领红军挖了这口深达5米的甜水井,老百姓誉之为“红井”。如今,这口井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加以保护,井旁竖立石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叶永烈还去了瑞金城西二三十里处的一座小山。1934年夏秋之际,毛泽东曾住在这里。小山掩映在茂密的绿树丛中。沿着石阶而上,如登高楼,两三分便到山顶。顶部平坦,